

灯塔  
书系

# 在中途换飞机的时候

[美]欧·亨利 等著  
罗新璋 等 译

\*\*\*\*\*

\*\*\*\*\*  
\*\*\*\*\*  
\*\*\*\*\*  
\*\*\*\*\*

\*\*\*

\*\*\*\*\*

\*\*\*\*\*

孔霞蔚 编选 中信出版集团

非外借

# 在中途 换飞机的时候

[美] 欧·亨利 等 著

罗新璋 等 译

孔霞蔚 编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中途换飞机的时候/[美]欧·亨利等著,罗新璋等译;孔霞蔚编选.—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086-8701-8

I. ①在… II. ①欧… ②罗… ③孔… III. ①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2453号

在中途换飞机的时候

著者:[美]欧·亨利等

译者:罗新璋等

编选:孔霞蔚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12.5 字数:240千字

版次:2018年7月第1版 印次: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8701-8

定价: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世界文学

## 序

### 在众多中成为唯一

自一九五三年在北京创刊，《译文》，后改名《世界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唯一一家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杂志。唯一，本身就构成一种绝对的优势，因为读者别无选择。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透过这扇唯一的窗口，不少中国读者第一次读到了众多优秀的外国作家的作品。可以想象，当《译文》以及后来的《世界文学》将密茨凯维奇、莎士比亚、惠特曼、布莱克、波德莱尔、肖洛霍夫、希门内斯、茨威格、哈谢克、福克纳、泰戈尔、迪伦马特、艾特玛托夫、皮兰德娄等等世界杰出的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用汉语呈现出来时，会在中国读者心中造成怎样的冲击和感动。同样可以想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当人们刚刚经历荒芜和荒诞的十年，猛然在《世界文学》上遭遇卡夫卡、埃利蒂斯、阿波利奈尔、海明威、莫拉维亚、井上靖、毛姆、格林、莫洛亚、博尔赫斯、科塔萨尔、亚马多、霍桑、辛格、冯尼格等文学大师时，会感到多么的惊喜，多么的大开眼界。那既是审美的，更是心灵的，会直接或间接滋润、

丰富和影响人的生活，会直接或间接打开写作者的心智。时隔那么多年，北岛、多多、柏桦、郁郁等诗人依然会想起第一次读到陈敬容译的波德莱尔诗歌时的激动；莫言、马原、阎连科、宁肯等小说家依然会想起第一次读到李文俊译的卡夫卡《变形记》时的震撼。审美上的新鲜和先进，心灵上的震撼和滋润，加上唯一的窗口，这让《世界文学》散发出独特的魅力，也让《世界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人视作理想的文学刊物。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外国文艺》《译林》《译海》《中外文学》《外国文学》等外国文学刊物涌现时，《世界文学》不再是外国文学译介唯一的窗口，而是成为众多窗口中的一个。当唯一成为众多时，《世界文学》又该如何体现自己的优势？事实上，我的前辈们已经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案。如果让我稍稍总结一下，我想基本上有这些经验：第一点，编辑的素养和能力；《世界文学》的编辑一般都既要有研究能力，也要有翻译能力和写作能力，也就是研究型 and 创作型相结合。有了这样的编辑队伍，也就能做到第二点，选题的深入、精准和权威。由于编辑都能掌握和研究第一手资料，同时又背靠着一家研究所，因此，《世界文学》的选题大多是在深入研究和调研的基础上完成的。就这样，我们最先译介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赫尔塔·米勒、门罗、赫拉巴尔、克里玛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外国作家。而选题的实现，又需

要第三点，也就是一支优异的译作者队伍。总之，有一流的编辑，一流的选题，一流的译作者，刊物自然而然也就是一流的。

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是有追求的，有温度的，有独特风格和独立气质的；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同时闪烁着艺术之光、思想之光和心灵之光。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让读者感受到这样一种气息、精神和情怀：热爱、敬畏和坚持。事实上，坚持极有可能是抵达理想的秘诀，是所有成功的秘诀。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让读者感受到从容、宁静和缓慢的美好，应该能成为某种布罗茨基所说的“替代现实”。理想的文学刊物，应该有挖掘和发现能力，应该不断地给读者奉献一些难忘的甚至刻骨铭心的作品，一些已经成为经典，或即将成为经典的作品。卡尔维诺在谈论经典时，说过一段同样经典的话：“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理想的文学刊物就该有这样的“特殊效力”。理想的文学刊物还应该具有非凡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能够将一大批理想的作者和理想的读者团结在自己周围。当唯一成为众多时，如果能做到这些，一份刊物就会保持它的权威性、丰富性和独特性，就会起到引领和照亮的作用，就会以持久的魅力吸引读者的目光，就会在众多中再度成为唯一。当唯一成为众多时，我也深深地知道，要真正做到这些，会有多么艰难，需要付出多少心血。

六十余年，近四百期，日积月累，《世界文学》译介过的优

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究竟有多少，实在难以计数，肯定是一片茂密的林子。在那片林子里，有一代代作家、译者和编辑的心血和足迹。即便困难重重，只要文学情怀不变，我们就唯有坚持，唯有前行，唯有把每一天、每一年都当作新的开端，一步，一步，不断走向高处，更高处。

《世界文学》杂志主编 高兴

# 目 录

|     |   |                       |
|-----|---|-----------------------|
| 001 | • | 天长地久 [泰国] 马来·初皮尼      |
| 053 | • | 新婚的床 [黎巴嫩] 纪伯伦        |
| 069 | • | 味道 [巴基斯坦] 萨达特·哈桑·明都   |
| 079 | • | 野牛头 [罗马尼亚] 瓦西列·伏伊库列斯库 |
| 105 | • | 红色冠冕 [苏联]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  |
| 117 | • | 阿夫尔默 [俄罗斯] 肖洛姆·阿莱汉姆   |
| 123 | • | 教长的黑面纱 [美国] 纳撒尼尔·霍桑   |
| 143 | • | 国王 [苏联] 伊萨克·巴别尔       |

|     |   |                        |
|-----|---|------------------------|
| 155 | · | 朱迪思 [瑞典] 贝里曼           |
| 169 | · | 伊莉丝 [德国] 赫尔曼·黑塞        |
| 195 | · | 海风 [苏联]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      |
| 215 | · | 拉普兰人 [挪威] 约纳斯·李        |
| 231 | · | 盲人的假日 [美国] 欧·亨利        |
| 261 | · | 怜悯 [爱尔兰] 弗兰克·奥康纳       |
| 277 | · | 经典作品的危险 [法国] 鲍里斯·维昂    |
| 297 | · | 在中途换飞机的时候 [法国] 安德烈·莫洛亚 |
| 319 | · | 地下有蛇 [韩国] 金重赫          |
| 349 | · | 理想的婚姻 [意大利] 路伊吉·皮兰德娄   |
| 363 | · | 成功之日 [美国] 西尔维娅·普拉斯     |
| 385 | · | 编后记 跨越岁月，大师笔下的十九种爱     |

# 天长地久

【泰国】

马来·初皮尼

吴圣杨译

## 天长地久

马来·初皮尼(1906—1963)是泰国家喻户晓的作家,小说《天长地久》是电影《永恒》的原创底本,讲述一个爱与罚的故事,一个追求自由相爱而不顾一切的爱情悲剧。更深层含义是寓言性的,凸显西方“先进”文化在东方“落后”土壤中落地生根的问题,西方自由和爱情的文化因子,不仅与当地制度、环境、习俗相冲突,也与自由和爱情追求者自身没有建构成的主体性相冲突。从小说到电影,这一主题都得到深刻的挖掘,体现了泰国艺术家的思考深度。值得重视的是,这部作品于1955年、1980年两次拍成电影之后,2010年又进行了第三次拍摄,这颇引人思索,相隔六十年之遥,当时的深刻问题在今天的泰国仍有现实意义。

马来·初皮尼还有《玛哈拉原野》《我们的土地》《游走森林》等众多作品传世。

译文原载于《世界文学》2015年第2期。

帕博的山寨在塔嘎单山的柚木林里，从槟榔地河口骑马到那儿，往往要走半天，我可是花了整整十个小时！受够了罪，才爬下马背，两腿僵硬，一跛一瘸，跟主人打着招呼，艰难地登上台阶，进了他的房子。我心里暗暗发誓，以后就算有再多的野兽好打，我也不会轻信那个领路小子的陆路更快的鬼话，还是要按照原计划走水路，晓行夜宿，慢慢悠悠，快快活活。

说帕博的林场是“山寨”，可能小气了点。你要闭上眼睛，听着林场的人声，想想“山寨”这个词，脑海里多半会出现小茅屋，或者是单坡屋，拿竹子编成的墙壁，屋顶盖着油树叶子，四周荆棘密布；你可能还会想，是不是迈出篱笆门一步，就会被老虎吃掉；地上到处是陶土锅盖，还有马来环蛇、黑白环蛇、眼镜蛇等毒蛇……这样的景象，倒退二十多年，完全是有可能的。

但看看眼前，成排的房屋镀锌板盖顶，墙壁用大大小小的木板搭建而成，有座大大的别墅，还有锯木场、烧炭炉、办公室、卫生所等等，你会觉得置身于现代工业区。有本事创造出来这些东西的，除了政府，恐怕也就只有帕博这样的人才了。

“感觉怎么样，侄儿？”别墅凉台上传来招呼声，一个老年男子探出身来。他身着灰色大格子筒裙，白色开胸上衣，头缠的缅甸式血红绸缎包裹着满头白发，脸色红润，像熟透的狸红瓜，日渐增大的肚子顶着护栏。

这个老年男子就是帕博。

“明知走不了山路，干吗不走水路？”他浓密眉毛下的双眸炯炯有神，盯着我的罔样笑了：“伯伯不是告诉过你吗？从河口弄条船进来，伙计去接你的时候我也吩咐过的。”我差点儿就说出，还不是怪你的伙计——站在我身后正一脸坏笑的小狂人——我就是太相信他了。说什么即使刮风下雨，从河口到这里也用不了多久。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想想真丢人，帕博都年过花甲了，仍然健步如飞，更何况这个克伦族的挑夫，要怪只能怪自己骑术不精。

“我讨厌坐船。”是搪塞，也是事实。

从冰河到甘烹碧府，我已经在船上过了六天六夜。待在独木舟的船篷里，要是景色新奇，可能会让喜欢户外生活和冒险的人兴奋不已，但我生于斯长于斯，对沿途风景再熟悉不过。河滩一望无尽，白天耀眼灼热，夜里露水清凉。河道浅时，挽起裤腿就能涉水而过。河中沙岛长满灌木、石茅和竹子，一片杂乱，村落之间有橡胶林耸立。自然的风光，加上突然冒出的赤鹿、黑鹿，或是山鸡、绿皇鸠，都让狩猎爱好者痴迷。即便如此，要是在狭小闷热的船篷里煎熬整整一个星期之后，再继续花上两三天从槟榔地河口坐船才能到塔嘎单山，应该没有人能忍受。

帕博与家父是老友，所以把我当侄子热情接待。在甘烹碧府，如果说有谁与帕博关系亲密或者说是死党的话，非我父亲莫属。他

们曾三度结伴前往达贡拜佛，常常一起打猎，交往频繁，直到父亲调往曼谷任职。几十年来，帕博一直留在槟榔地河口，除了衣着打扮，他的一切都是泰式的，日常交流、待人处世、评价事物，都是这样。

我记不太清楚他家乡在哪儿，只知道他出身缅甸的名门望族，年少时从缅甸的马拉孟迁到我家那个镇，承包采伐当地的柚木和杂木，从来兴府到甘烹碧府，有好几片林子。他的山寨建得像王宫一样气势非凡，工人奴仆上百，来自不同的民族，有缅甸人、克木人和孟人等，还有不少头大象。他娶了当地一个富家女为妻，十年后妻子过世，帕博就一直没有考虑再婚的事。

我从小时候跟帕博分别，就再没见过他，直到有一次在府尹宅邸宴会上不期而遇。帕博很快认出我来，我倒不太记得他。那次我们聊了许多往事，帕博询问父亲去世前的情形，也关心我的情况。从我们谈话的地方遥望过去，槟榔地河口后面绿荫深处隐约可见他的山寨。末了，他邀请我过去做客。

“现在伯伯不太住河口那边。”那天帕博这样说。他还像从前那样亲切地叫我“侄儿”，自称“伯伯”。“山里住久了，安安静静，舒舒服服，不用麻烦谁，谁也烦不到我。要是想打猎，就去我那儿。还没去过吧，侄儿？”

我说没呢。小时候求过父亲好多次，让我骑在象背上跟着他

去，但他都没同意。

“那就来吧，你父亲买的双管鸟枪，给新手用的，还在我家里。要想打大家伙，伯伯的理查德森 11 或马蒂尼 500 火力够强，打大象都不在话下。”

次日一早，帕博就回他山里的家了，我还得花两三天的时间走走城郊的亲戚。我们约好了时间，帕博派人来接我。

那天傍晚，我坐在柚木别墅的凉台上，俯视山间小溪。夕阳挥洒余晖，野花香沁心脾，一股莫名的孤寂感涌上心头，好像身处《朝圣者卡曼尼塔》<sup>1</sup>中的阿育王广场，或是希尔顿小说中的不朽之地香格里拉。空气中有股莫名的气息让人感到压抑，与周围环境的宁静很不相配。从我迈进帕博山寨的第一步起，这种压抑的感觉就跟随着我。在我品着威士忌，听帕博讲述如何开拓土地，建起自己的王国的时候，压抑感一直笼罩着我。晚上，我躺在侍女铺好的床上，白天的疲劳让我很快睡着了。深夜，我突然被惊醒，看见启明星挂在东方。是远处凄厉的号叫，打破了夜的宁静。

号叫显然是人发出来的，尖细、凄凉、透心，与深夜狗的叫声没什么两样。那人似乎在遭受万分痛苦的煎熬，每次轻声收尾，

---

<sup>1</sup> 丹麦作家卡尔·耶勒鲁普（1857—1919）的一部带有浓厚佛教色彩的小说，颇多生命轮回、领认前生等内容。——编者注

都像要断气似的。号叫声持续了一会儿，就无声无息了。林场万籁俱寂，唯有月光铺洒，笼罩着这宛若坟地的一切。

我天生胆小，不由得毛骨悚然。虽然强作镇定，告诉自己没什么好害怕的，但就再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跟帕博提起夜里的事。他的心情一如既往地好，连笑几声：“从山沟沟去大城市久了，侄儿变胆小了。那是尚儿的声音，他神志不清好久了，就那样，别理他。”

帕博的回答或许可以消除我的疑惑，但无法把那个声音从脑海里抹去，我怎么都忘不掉那号叫……

那天从早上到下午，帕博带我参观他的“新王国”，包括他的办公室、锯木场，后来让经理陪我，他自己到另一片林子里给象夫安排工作去了。

“侄儿要想去打猎，就告诉缇普，他会派人跟着你。枪嘛，”他回过头来跟经理说，“去问孃茄要，打开柜子自己挑吧，等我回来可能晚了。”

那位经理就是缇普。他个子不高，身体硬朗，目光坚定、敏锐，眼睛眨个不停。看外貌举止，不像泰北人，我估计他是曼谷来的。聊天的时候，他的口音和经历都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

缇普长我十岁，但神色和举止明显比他的年龄更成熟，可能是喝酒多的缘故。工作对他来说，倒像没多辛苦。跟帕博之前，缇